

• 新安医学研究 •

《痘疹辨正》小儿痘疹病辨治特色探析

乔峰¹, 华文龙¹, 李梦洁¹, 黄辉^{1,2,3,4}

(1.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 合肥 230012; 2. 新安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安徽 合肥 230012;

3.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徽学研究中心安徽中医药大学分中心, 安徽 合肥 230012;

4. 安徽中医药大学新安医学与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所, 安徽 合肥 230012)

[摘要]清代新安医家余国珮在其所著《痘疹辨正》一书中, 创新性提出痘疹因燥邪居于营卫所致、用药当以润法为务的观点。其临证诊断重视望诊, 强调通过望小儿形色以辨禀赋厚薄、望痘疹形色以辨吉凶预后以及望痘疹部位次序以辨顺逆否泰, 三者综合判断病情。治疗上, 将痘疹简化为前后两个阶段施治, 以养阴润燥为治疗大纲, 以自拟方安本解燥汤、滋苗助液汤及肃肺回天饮三方加减; 将麻疹治疗分为出疹时、透疹后两个时期, 以清润肺卫为治疗大纲, 以自拟方清燥卫生汤、天一泽生汤加减。用药特色上, 提出“药有体质”说, 常用鲜药清润而无犯正气, 对于液竭阴亏者, 喜用血肉有情之品填补真阴。

[关键词]痘疹; 麻疹; 余国珮; 燥证

[中图分类号]R254.3 **[DOI]**10.3969/j.issn.2095-7246.2025.06.003

余国珮, 清代新安医家, 字振行, 号春山, 安徽省徽州府婺源县沱川(今属江西省上饶市)人, 业医于金陵(今南京)、如阜(今属江苏南通)等地^[1], 人称“婺源余先生”。余国珮治学严谨, 淹贯群书, 精研道家性命之学, 并以验之于医理, 深得医之三昧。临证时余国珮不执古方, 多能发前人所未发, 著有医书4种, 《痘疹辨正》乃其一也。余国珮因时医治疗痘疹久无定论, 且不辨时人多阴虚之质, 用药滥施苦寒攻里或风药温散, 以致劫液亡阴, 死伤甚众, 遂博采前贤之论, 并家传治痘心法, 兼附己验, 著成《痘疹辨正》一书, 自出机杼, 切中肯綮。

传统中医痘科之“痘疹”多为“痘”“疹”疾病的合称^[2], 同属古代“麻、痘、惊、疳”儿科四大症。《痘疹辨正》共上、下二卷, 上卷论痘, 根据其症状描述, 涵盖了天花与水痘; 下卷论疹, 与现代医学之麻疹相似。书中未对三者作详细区分, 而是执简驭繁, 以燥邪统论之。正如余国珮在另一部医著《医理·外科燥湿分治论》中所云: “麻风、麻疮、痘症……均以燥病治之, 不必分别经络、症之名目。”^[3]24 时至今日, 天花已被宣布灭绝, 但水痘仍高发于14岁以下儿童^[4], 麻疹的本土传播亦未中断^[5]。且考余国珮“元

会大运”说, 推之今日, 犹一年之申月, 正值秋金当令, 燥邪已盛。因此, 其证治理论及方法, 仍有很高的借鉴价值。故撷取《痘疹辨正》一书中特色治疗经验, 以期借镜观形、举一反三, 进一步深化“燥湿为纲”学说内涵, 丰富临床小儿痘疹病论治方法。

1 燥居营卫, 痘疹由生

明清医家对痘疹病因多持“淫火论”或“胎毒论”的观点, 认为胎儿禀气于父母, 因世风渐俗, 情窦日启, 以致欲火妄动, 秽气相染而成“淫火”; 或情志不调, 饮食失节, 好啖炙博厚味, 儿食母血, 传气于胎, 遂成胎毒^[6]。余国珮不以为然, 对这两种观点都提出了质疑: 针对“淫火论”认为人皆因两情相悦, 君相互感而生, 提出汉代以前, 未闻有出痘者; 针对“胎毒论”认为痘疹或因“胎毒”而发, 提出后世不乏清淡粝食之人, 亦未闻有因此而免于出痘者。

有关痘疹的成因, 余国珮根据《肘后备急方》所载: “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 仍呼为虏疮”^[7], 认为痘疹始于东汉马援征边军“击虏”于西南, 西南为燥火之域。因此, 痘疹之毒即为燥邪。其《痘疹辨正·痘疹辨源论》曰: “殇于痘者尸埋土中, 地气上升, 燥浊混融太虚之内, 遂多此一种厉气。”^[8]1

有关燥邪与痘疹的关系, 前人鲜有论及。余国珮据《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载: “阳明司天, 燥淫所胜……眦疡, 疮痍痛。”认为燥金之气, 肺脏所主, 皮毛应之, 燥气司天之年, 易生“疮疡痍痛”等皮肤类疾病。《痘疹辨正·痘疹辨源论》指出: “自有生以后, 再遇天行燥邪, 触动内蓄之气, 因而出痘出疹。”^[8]1 其认为, 人感天地之气而成形, 故胎元中寓此燥气,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F2022D10);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新安医学与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所“揭榜挂帅”项目(2023CXMMTCM001)

作者简介:乔峰(1999-), 男, 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黄辉(1964-), 男, 编审, 硕士研究生导师, huanghui.6@163.com

逢燥金君火主气之年,客燥引动内燥,则发为痘疹。有关痘疹之毒藏于何处,其认为是“燥气居于营卫之间,在营者为痘,卫分为疹”^{[8]1}。燥为阳邪,其机多开,若燥邪居于营分,经客燥引动,内外交感,故营血津液外泄以济燥邪,出痘成浆;若燥邪客于卫分,逢燥偏气分之岁,进而触动出疹。血属有形,故痘必有浆,靥后有疤,因形得名;气属无形,故疹发迅速,消退无迹。

对当时流行的毒客命门之说,余国珮认为命门属先天,是胎息之源、呼吸之根,若痘疹之毒果藏于此,则胎儿于分娩后,呼吸之间,一触便发。“命门有名无实,先天生化之源,清虚之所,何能容藏浊邪,相安无事,岂有甚至数十岁,然后出痘者耶?”^{[8]2}。余国珮重视痘疹客燥内毒之说,乃古所未发之论,是对痘疹病因理论的一大创新。

2 临证诊断,尤重望诊

余国珮在治疗小儿痘疹时,尤为重视望诊,强调通过望小儿形色以辨禀赋厚薄、望痘疹形色以辨吉凶预后以及望痘疹部位次序以辨顺逆否泰,三者综合以判断病情。

2.1 望小儿形色,辨禀赋厚薄 在施治或种痘之前,余国珮提出通过观形察色,以判断小儿气血之盛衰、禀赋之厚薄,认为“元气壮旺,力能逐毒,则毒气虽盛,亦必退外而自散;若元气怯弱,不能胜毒,则毒气横胜,必内攻以为殃”^{[8]58}。

诊察要点包括:①察面色与毛发。面色以荣者为佳,毛发以黑密而粗者为良。心主血脉,其华在面,且发为血之余,通过诊察二者,可知气血之盛衰。面色荣则血胜,枯则血衰;毛发黑则血盛,焦则血衰;毛发疏而嫩者为气不足,稠而粗者为气有余。②察两目。两目乃脏腑精气汇聚之处,若双目炯炯,神光外达,则内精自足;若瞳仁昏暗无光,则为神气不足,质怯元亏。③察囟门。主要通过诊察囟门大小,以判断胎元禀赋之厚薄。囟门以小者为良,宽大为恶。囟门小者,提示天真必厚,胎气甚充;囟门宽大者,则多属胎元不足,脑骨难收而易病多疾。

2.2 望痘疹形色,辨吉凶预后 余国珮认为,可通过望痘疹形态色泽,而知病情之吉凶,且十分注重观察痘疹润泽干枯之程度,并提出痘疹“死于干剥燥极也,不死湿烂真阴未尽也”^{[8]22}的观点。若痘疹形态肥绽饱满,颜色淡红润泽,痘点稀疏均匀,则提示痘毒轻浅,多属吉兆;若痘疹形态干瘪不润,颜色灰白或紫,痘点稠密,甚则一齐而出,或似出而隐,顶陷低塌,色紫黑而干枯,提示痘毒深重,证属凶危。

2.3 望痘疹部位次序,辨顺逆否泰 余国珮认为,在辨别痘疹顺逆证时,以审察其部位及次序为要。若痘疹先见额下,再两颧至前额为顺证;若先出前额及两鬓,乃痘毒上参阳位为逆证。余国珮援引《易》理,认为头面部、巅顶及前额应四肢、项背,象天为阳;额下及两颧应胸腹,象地为阴。若痘疹从额下渐生,至两颧及前额,象先地后天,如《易》之“地天泰”卦,为天地交感、阴阳相和之兆,预示痘毒可从阴入阳,由里出表,生机未绝,故为顺证;若痘疹先出于前额巅顶,象先天后天,如《易》之“天地否”卦,为天地否塞、阴阳不交之兆,多为痘毒上攻,妄参阳位,化机将绝,而生诸多变证,为逆。其他若见头足有痘而胸腹全无,或胸腹有痘而项背不见等症,均为正虚邪盛、阴阳不交,而有失中和之逆象。总之,痘疹以从下渐生而上,如草木由根而生者为顺,且痘疹自见点至收靥之顺逆,皆可依此法辨之。

此外,余国珮强调望诊时医者应聚精会神。“但见令人心怯,即此便是凶机”^{[8]58},洞察病机于须臾之间。

3 痘因燥居营分,治宜分段而施

在痘疹治疗上,余国珮删繁就简,认为患者体质有别,感邪轻重各异,不应固守三日易方之说,提倡将痘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进行论治。即发热见点,至热退身凉,属前段;客邪已解,元气托痘成浆而复见发热,自起胀至收靥,属后段。治当以养阴润燥为纲,以自拟方安本解燥汤(生地黄、当归尾、荆芥、南沙参、牛蒡子、知母、杏仁、瓜蒌皮、桔梗、芦根)、滋苗助液汤(生地黄、生黄芪、麦冬、北沙参、甘草、知母、玉竹、全当归、蔗浆、粳米)及肃肺回天饮(北沙参、怀山药、石斛、白扁豆、白术、霜桑叶、生薏苡仁、炙龟板)三方加减化裁。

3.1 痘疹前段,以治疗客燥为要 余国珮认为,古来医家治疗痘疹,各持方药,议论悬殊,多因时运迁改、岁气不同所致,故用药制方当随时立法,不可拘泥。其于《医理》中引北宋理学家邵雍“元会大运”说,认为“五运六气”乃一年之小运更迭,而大运六十年一更变,其下正值“大运燥火司天主事、燥金所胜之候”“尤一年之夏末秋初,燥金极旺”,多燥火为病,故认为“痘疹不外时行客燥为患”。古法之保元汤、异功散、千金内托散等益气生血,辛散升阳,而“益气药微刚而少润”,适助燥邪,非合时宜,提出治疗痘疹当用润法,首尾顾护津液为紧要之处。在痘疹未化热时,温润之药稍佐益气,热盛者则当清润壮水。

痘疹前段,发热初起,客邪初炽,余国珮认为应

以治疗客燥邪气为主,治以安本解燥汤。方中生地黄、当归尾补肾壮水,养血润燥;南沙参、杏仁、瓜蒌皮润性滑,以解燥之干涩;芦根、知母微苦甘寒,清热生津,阖燥邪开升之机;荆芥、牛蒡子、桔梗清透辛宣,引邪达表,兼能输布津液。若逢冬月或机关不利,以细辛、芥子易荆芥,借其温热苦辛之性以流通气机;若燥邪内郁、舌苔黄湿者,加姜汁炒木通,甚者加姜汁炒黄连;若素有宿痰,喉间痰鸣声作,加姜汁炒半夏;口渴甚者,加生石膏,少佐细辛,或重用麦冬、芹菜汁以行水润燥;若湿热内蓄已久,或施以清润不解、舌板不松、脉象沉数有力者,稍加生大黄,微利之以导邪外出。

3.2 痘疹后段,以培元滋液为重 余国珮认为,痘疹后段客邪未尽,发热复起,或汗解热退,客燥已解,但内燥未除,元气外托津血以济燥邪,出痘成浆,故阴液极易亏虚,提出此阶段治疗当以培元滋液为重。治以滋苗助液汤。方中黄芪、当归补益气血,以助元气托邪外出;生地黄、玉竹肥润多汁,生津止渴而解燥于内;北沙参、知母、蔗汁甘寒清热,可滋肺胃之液;甘草、粳米甘淡性平,补益中气而无助燥之弊。痘疹之干燥倒靨者,加蚌肉频服以救阴清热解毒;脾虚食少泄泻者,加山药、薏苡仁、白扁豆,甚者加白术;虚寒者以熟地黄、炙黄芪易生地黄、生黄芪,或加枸杞子、大枣、桂圆、鹿茸等温润补虚之品;血燥而痒者,稍佐僵蚕或白芷;口干者,加麦冬、五味子。

3.3 痘疹难靨,以清金渗湿为治 痘疹迁延日久,难于收靨者,余国珮认为是“蓄湿”所致。体素有湿之人,则疮面易湿烂缠绵,不能收干结疤,如其《医理·湿气论》云:“湿气……微则物受其滋,过则物被其腐,人受气亦然。”^{[3]4}采用清金渗湿之法,“稍助燥金,以行秋令,俾易退藏之理”^{[8]10},选方用肃肺回天饮。余国珮认为,痘疹蓄湿之证,辛温燥热药物切勿轻投,苦寒燥湿药物亦当慎重,以防劫液伤阴而痘陷不出,用药宜甘平淡渗微燥之品,佐以介类潜藏,最为稳妥。如《医理》云:“淡即甘之微者,淡薄无味,象天寓有清肃之燥气,故能胜湿。”^{[3]5}故方中怀山药、白扁豆、薏苡仁甘淡渗湿;北沙参、石斛甘淡益阴,生津润燥;霜桑叶辛凉,禀秋金凉降之气;佐以龟板,体润性凉味咸,壮水清肃,以助退藏。诸药合用,甘润而燥邪自解且无犯正气,淡渗则蓄湿得化而不损津液,故能建收靨之功。

4 疹因燥客卫分,治宜清润肺卫

余国珮认为,麻疹因燥邪客于卫分,与痘疹相较,邪气轻浅而易解,以清润肺卫为治疗大纲。其提

出在麻疹初发时治当清燥救肺,麻疹透后治当清润养阴,选方分别以自拟方清燥卫生汤(生石膏、知母、瓜蒌皮、芦根、南沙参、杏仁、姜汁炒木通、芹汁、生牛蒡子、细辛、当归、梨皮)和天一泽生汤(北沙参、麦冬、阿胶、梨肉、生地黄、川贝母、龟板、甘草、白蜜、人乳、玉竹、桔梗)加减。

4.1 麻疹初发,以清燥救肺为务 余国珮力砭时医套用风药发疹之举,认为麻疹初发时,乃天行燥气引动内蓄之燥,与卫气相搏。燥胜则干,干则滞涩,肺卫之气郁而不畅,乃失其政,且卫分为阳,故麻疹初期病势多迫,传变迅速。小儿形质未充,卫气不坚,肺叶娇嫩,难堪燥扰,亟当清燥救肺,“肺得清肃之权,则周身气机自利,里通外彻,邪无不解,疹无不透”^{[8]29}。选方用清燥卫生汤。方中以生石膏、知母为君,仿张仲景白虎汤法,清卫分燥邪于外;瓜蒌皮、芦根、南沙参、杏仁、梨皮润肺生津,以解肺燥于内;细辛、当归、牛蒡子苦辛温润,宣利肺卫之气,且防生石膏大寒伤阳之弊;佐以姜汁炒木通、芹汁通利机关,里通外达,使麻疹易出,得汗而解。

4.2 疹后阴虚,以清润养阴为要 余国珮认为,麻疹透后,若余邪未尽,肺胃之液已伤,或体质羸弱,阴虚劳怯之儿,以及麻疹久延,搔之白屑层起者,治宜清润养阴法善后,方用天一泽生汤。方中多用甘润、咸润之品,有清润养阴、金水两滋之功。燥邪未清者加生石膏;脾胃素虚者加怀山药、白扁豆、薏苡仁。服此方时,“必待鼻有清涕,肺液已回,方可停药”^{[8]31}。并嘱患儿愈后应食疗养正,可常服猪油、生芝麻等品以防病复。对于痘疹、麻疹之吐泻、痉厥神昏、音哑呛咳、腹腰作痛等变症,余国珮皆援以润法,以上述诸方辨证加减施治,如《痘疹辨正·痘疹论治辨误》所云:“用药不外一润法,以此提纲在握,任他见症之多,一条绵索参去,自可无误。”^{[8]5}

5 用药特色

5.1 药有体质,润燥之别须明辨 《痘疹辨正·论药用宜忌》云:“用药须明体质,次审性味,古来多详性味,少言体质,故后人不知趋向,燥润不分,治病鲜效。”^{[8]34}余国珮认为,病有燥湿,药分润燥,医家不可不辨。大抵润药皆体质柔软,多油多汁;燥药皆体质干涩,少油少汁。余国珮于《痘疹辨正》中论述了110味痘疹宜忌之药,各药皆以润、燥、微润、微燥,配以四气五味,详言各药之体质。痘疹因燥而生,故用药当润。而润药之中,因其味之不同,可详分为辛润、甘润、咸润三类。辛润之品多治客燥外感,如瓜蒌、牛蒡子、薤白、芥子、前胡等药,其味辛属金,生水

润燥,又能行水以布津液。甘润之品如白蜜、玉竹、燕窝、牛乳、麦冬等药,以其味甘属土,能生金润燥,补中益气。咸润之品多为血肉有情或介类之药,如肉苁蓉、龟板、鳖甲、蚌水、阿胶之类,以其味咸属水,能壮水济火,解燥于内。又因药有四气之异,故有凉润、寒润及温润之别,医者临证时当详察证之寒热不同,择机施用。

5.2 好用鲜药,治以清润勿损正 余国珮临证常用鲜药,如梨汁、蔗浆、荸荠、芦根、芹菜等。意在取其自然真汁,速补已耗之津液。且皆为药食两用之品,服之无损中焦之气,正合小儿“脾常不足”之生理特点。痘疹发病迅速,鲜药可随用随制,常用于方中为引,或单用频服,缓图其功。例如,治疗小儿痘疹燥邪客肺证时,因肺气郁闭,以致治节失司,液化无权,机关不利,津液不布。若患儿天真不足,素体阴亏,难堪辛散破耗之品,余国珮则巧以机变,常于方中加芹菜汁一杯为引,或芹菜汁和白蜜频服,借其味辛气香,透邪达表以通利机关;体润性凉,解渴除烦以救其肺燥。

5.3 液竭阴亏,血肉有情挽真阴 余国珮认为,痘疹诸逆证,多因燥火盛极,或前医误投温燥,以致津液大伤,真阴耗竭。如《痘疹辨正·论发热初见时用缓痘法》云:“风药发散,温剂内托,是欲以燥济燥,以刚济刚,岂有不败之理?”^{[8]14}草木之力,滋润究微,故此时余国珮喜用血肉有情之品,如肉汤、鸭汤、蚌水、燕窝、阿胶等,以填补真阴。且其尤为推崇肉汤,并称其乃“燥家要药,痘症妙品”,认为猪乃北方亥水之畜,体润味咸性微寒,能润燥壮水托痘。未病之时,服之可补后天之液;痘疹已发,服之可滋液助浆,且无化热之弊。余国珮曾治一儿,出痘三日,前医数进羌活、防风之类而无功,日夜啼哭,躁扰不宁,其诊后用安本解燥汤法,并嘱多饮肉汤,患儿是夜即能安睡,次早痘出而转润泽,数日痊愈。

6 小结

《痘疹辨正》是余国珮在临床中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经验总结,亦是针对时医治疗小儿痘疹久无定论的补偏救弊之作。宋代以来,治痘法随天时

而有变迁。北宋末年钱乙因值燥金君火主令(夏秋)而多用寒凉;南宋陈文中因寒水湿土主令(冬季雨季)而重视温补;明代中期汪机因值少阴君火主令(正夏令)而提出宜用清凉,稍后万全、聂久吾因寒水湿土主令(冬季雨季)而强调保元;明代末期费建中因治湿治寒不可用于风木相火(春夏之季),特著《救偏琐言》而专主寒凉下夺。然余国珮所处的时代“大运转于燥火”,未末申初“燥金极旺”,时医不明就里,仍偏执寒凉,枉顾气血,戕伤元气。是书开篇即指出“今之治痘者,半惑于费建中之说,殆误实甚”^[8],并反复驳斥治疗痘疹恣用大黄、石膏等寒凉攻伐之举。余国珮在此基础上首创“燥邪致痘”理论,认为痘疹因燥邪居于营分,麻疹因燥邪居于卫分所致;立方遣药主张谨守燥邪居于营卫之病机,以润法为务,秉“润以济燥,柔以制刚,阴和其阳”之要旨,创立润燥诸方,并注重食疗法的运用;同时提出“药有体质”之说,详辨药物润燥之别,拓宽了中药的应用思路,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特色鲜明的诊疗方案。余国珮临证不泥旧说,圆通而用,其从燥论治小儿痘疹病的思路和方法值得学习和借鉴。

参考文献:

- [1] 夏学传. 试论《医理》的“燥湿为纲”观点[J].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89, 8(3): 25-27.
- [2] 李玉, 王明强. “痘疹”考辨[J]. 中国中医急症, 2023, 32(11): 2033-2034.
- [3] 余国珮. 医理[M]. 边玉麟, 夏学传, 点校.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7.
- [4] 董蒲梅, 王森, 刘燕敏. 2016-2019年中国水痘流行病学特征[J]. 中国疫苗和免疫, 2020, 26(4): 403-406.
- [5] 姚伟明, 林元龙, 冯世艳, 等. 《麻疹诊疗方案(2024年版)》解读[J]. 新发传染病电子杂志, 2024, 9(5): 98-103.
- [6] 黄颖. 古代天花病因观的演变[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5, 39(4): 314-317.
- [7] 葛洪. 肘后备急方[M]. 汪剑, 邹运国, 罗思航, 整理.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
- [8] 余国珮. 痘疹辨正[M]. 抄本.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

(收稿日期: 2025-01-17)